



往事如风

# 比数学还难的事

张 彤

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数学老师，小时候曾听他们讲过他们的老师邵品宗的故事，说邵先生推着一辆婴儿车，上面有两个气球，写着“邵府”二字，在上世纪60年代的曲阜师院里显得卓尔不群。邵先生是华罗庚的弟子，在数论领域有建树，曾在“曲师”教书，我父母读书时正好赶上。因为这些故事，在我还没上初中时，就已经知道“数论”这个词儿。妈妈曾说，初学数论时觉得非常之难，换作邵先生教时，则觉得没那么难，这让我对数论二字心生向往。许多年后，在报纸上读到邵先生调到了青岛大学，顿时觉得我离“数论”二字又近了一些。

童年时恰逢“科学的春天”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华罗庚和陈景润，华罗庚有时边走边思考，会撞到电线杆上，还对电线杆说对不起。而我作为数学老师的孩子，还多知道几个名字，比如杨乐、张广厚，他们是我少年时的偶像。杨乐去世时，我曾读到《中国青年报》的名记者李大同写的文章，里面回忆了他采访杨先生的细节。他说杨先生审一篇论文会得到300块钱的报酬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这算是巨款。李大同说“那您靠审论文就能活得不错了”，杨乐告诉他其实一年也能审两篇，因为太耗费脑力。李大同问他写的论文有几个人能看懂呢？杨乐掰着手指头数，说有丹麦的谁，美国的谁，最后数出来，一共七个人。

一篇论文只有七个人能看懂，这七个人估计也得每人花上半年的时间，足够说明数学之难。的确，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学生，他八成也会告诉你，数学是所有课程中最难的。我们读中学时，数学并没有今天的这么难。我上初中时遇到一位数学老师，据说他本匠活干得相当不错，身上常有锯末，棉靴口上偶尔还有刨花。他口才好，每次上课都像说相声，上课的特点是越难的部分讲得越简略。“学数学要靠悟性，不是靠看书，也不是靠听课”，他的这番理论很难推翻，但遇到难题怎么办呢？有一次我问了他一个根式化简的问题，他看了看

题，又看了看我，说“你把这些平方都开出来，求个近似值就行”。我觉得他可太逗了，这是根式化简，他让我求近似值，我说：“老师这个好像不太对劲呀！”他瞪圆了双眼指着窗外说：“你家就在那儿，你回去问你爸就行了。”我回去问我爸，我爸说：“你确实不能问他，他是‘工农兵学员’，现在学历都不承认了，咱不能难为人家。”

从此，我就只听他说相声，不听他讲数学了。

这样的恶果不久显示出来。我读高中时学三角函数，这都是纯纯的计算，大家都说简单，我却真的应付不来。考卷发下来，第一道题就卡住了，满张卷子没几道题做下来。大考都是集体阅卷，我爸是数学教研组组长，几位阅卷老师看到我的试卷，纷纷安慰他说，“他两个姐姐本事都挺大，上了大学肯定也不能回到咱们这小县城了，有个儿子留身边，也不挺好吗。”我那次考试得了37分，一直到高考前夕“和差化积”的公式也没记住。

我曾经反思过，因为在代数、几何、三角三门课中，三角最简单，人人学得会，而我却怎么也搞不定。想来想去，问题可能早就埋下了。

话说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时，过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每个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汇演，汇演前身着节日盛装的少年儿童们会手持花束、花环巡游。各校为争风头，纷纷想招，大队辅导员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卡车，上面扎了星星火炬，然后挑选几位同学星拱斗位。我有幸被选中去当了“活雕塑”，提前排练好多次，其实也简单，就是站在那儿，听辅导员一吹哨，立马二目炯炯做胸怀世界样。每个人手里的道具不同，有拿乐器的，也有拿篮球的，我怀疑其创意是受四大金刚启发。我手里拿的是一本硬壳的《三角学词典》。“六一”那天，我们都涂了红脸蛋，像哪吒那样神采奕奕，穿上白衬衣，蓝裤子，站在车里，鞋也是刚洗的，还抹了白粉，一踩脚就冒白烟。我没有看全过这个鬼斧神工

教我们高数的老师非等闲之辈，她的名字我还记得叫金忆丹，除了教我们这些数学废柴，另外教的是“混合班”。“混合班”是高考成绩最好的同学编的班，不限专业，专挑难的学，他们的校服与我们不同，教材往往也不是统编的，教混合班的老师当然是教学水平最高的。据说，为了让金老师休息一下，教务处特地在混合班的课之外调给她最简单的一类数学课。可我听金老师曾抱怨，其实教混合班的数学远比教我们容易，因为那些同学基本也不用教呀。

我刚在百度里搜索，发现金忆丹老师编著过不少高教教材，其中有一门叫“复变函数与拉普拉斯变换”。当时理工科的同学都学这门课，与我同宿舍的有四位地球科学系的同学，学完高数、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后，也学了这门课。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，是因为某天我在宿

舍里睡觉，听到门响，以为他们下课回来了，可是房间里没有人说话，连对面寝室也没有声音，等我起身时，发现奇幻一幕：四位同学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全都两眼无光，呆若木鸡。我问这是咋了，有位同学说，都让这个“拉不拉屎”给搞晕了。我下床看他们的课本，上面赫然印着“复变函数与拉普拉斯变换”的标题。这有多难，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难，就像《尤利西斯》一样难？此时已是大三，我是一点数学也学不到了，否则怎么也得搞明白这到底是个啥东西。

看过一本叫《费马大定理》的书，里面写到一个德国人，失恋了准备自杀。他是个严谨的人，自杀的时间也很精确，在这个吉时（或者应该叫凶时）未到时，他看了一会儿数学书，不想被费马大定理吸引，将自杀的事抛之脑后。这似乎说明数学这种思维的能量高于爱情和生命，有一种说法是，就算宇宙毁灭了，数学依然存在。可是究竟数学只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思维工具，还是宇宙运转的法则，也各有说法。

我有段时间喜欢边跑步边听书，听了一本书，叫《世界的逻辑》，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马光远的新著。他一开头便讲了1930年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著名演讲，即著名的“我们终将知道，我们必然知道”，代表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世界的信心。马先生说，演讲的前一天，24岁的哥德尔向《数学月刊》投了一篇论文，叫《论数学原理及相关系统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》。这个长标题的论文，在于说明一个道理，任何数学系统中都存在永远无法证明的命题。

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有趣，我来回听了两遍，还没听够，因为他说的道理我实在是喜欢——理性世界的尽头就是数学，而数学亦有边界。这就意味着，理性的认知存在着边界。有一天，在读大学的大女儿做完试验后，跟我聊天，她说突然觉得，“人”是一个最不科学的东西，现在却在天天研究科学。她的这句话把我说“宕机”了，确实，这是个难题，比数学还要难。

## 岛上逸事

### 蟠龙庵记

张京会

从泊里镇驻地往西行四公里，有一村叫蟠龙庵。因村旁曾有一尼姑庵，名曰蟠龙庵，村子因此而得名。

我去蟠龙庵村是在一个早晨，此时已是深秋，天高云淡，雁行有序。风从村北吹来，掠过一片片刚刚染绿的麦田，挟带着新翻土地的气味。村口有一株老银杏，已经有四百余年的寿数了，现在还是枝叶繁茂，遮天蔽日。树下经常坐着几位老人，晒着太阳，吸着旱烟，烟雾缭绕中，眼睛里流露着很多的故事。

这里是蟠龙庵的遗址。

“这树还见过大明的人呢。”老人吹出一口烟，话从烟雾中飘出来，又钻进我的耳朵。

我仰起头仔细看这老银杏，只见叶片金黄，在秋阳下闪烁着光辉。一阵风过，叶片簌簌而下，如金片从天而降。我想，这叶片落了又生，生了又落，是否还记着几百年前栽树的模样呢？

如今，庵早已不见，只有村子远近闻名。据村中老人所述，尼姑庵初建时很小，只有三间草屋，两个尼姑在此修行。后来香火逐渐旺盛，又买地重扩。明末清初，竟成了一方名刹。最盛时，有尼姑数十人，晨钟暮鼓，香客不绝。

盛极必衰是自然的发展规律，蟠龙庵也逃不出这个定数。清嘉庆年间，寺僧与附近村民因土地争斗，官司打到了县衙。县太爷判寺院缩小规模，不得扩张，并把多出来的土地还给村民。蟠龙庵自此日渐式微。民国初期，已是僧去庵空，只剩几间破屋。现在只能从老人们的口中拼凑出当年殿宇的模样了。

蟠龙庵不只是庙宇的存在，还是戏曲茂腔的发祥地之一。茂腔戏在当地人的文化底蕴里，堪比陕西的秦腔，胜过河南的豫剧，已经完全渗入人们的骨血里。

据民间口传，明洪武二年，王姓叔侄二人从江苏海州迁来，他俩在海州是唱戏的，人们俗称“海冒子调”。来此居住后，为了讨生活沿街卖唱，但本地人并不喜欢听。有一天，他俩卖唱返回途中，遇一妇女跪在坟前大哭，叔侄二人听后，感觉这妇人的哭腔竟带着点海冒子调，但比海冒子调的唱腔顺耳。叔侄二人回家后，不断揣摩，把那妇女的哭腔融入自己的唱腔中，后来的卖唱才得到了人们的认可，尤其是老人、妇女，更是喜爱。

经典茂腔《罗衫记》，不但唱腔动听，故事也与蟠龙庵有关。

明永乐年间，举人苏云携其妻郑月素一起赴任，在五霸江口登上一艘木船，谁知船主徐能贪恋郑月素的美貌，设计将苏云沉江，又把郑月素抢回家中成亲。此时郑月素已有身孕，誓死不从。徐能的女佣姚婆见她可怜，偷偷帮郑月素逃走。逃跑途中，郑月素生下一男婴，见追兵赶到，便撕下罗衫并写血书一封，放至男婴身上，然后佯装投井而死。追兵走后，她躲进了蟠龙庵，削发为尼。

后来，在泊里教书的高密书生听闻此事，便写成了戏词，被戏班子传唱至今。

时下，在原蟠龙庵遗址上，村里出资修建了一座戏台，每逢闲时，便有剧团登台演出。那唱老生的，已是古稀之年，嗓子沙哑，却别有韵味。唱到悲切处，台下会有老人拭泪。我想，他们哭的不仅是戏中人的命运，恐怕也是哭自己的一生吧。

村里也有会唱《罗衫记》的老人，恰好在银杏树下相遇，我问他为何喜欢唱，他笑道：“不唱难受，唱了舒服。”这话简单，却道出了艺术的真谛：艺术本就不是为了取悦他人，而是安顿自己。

我来到银杏树后边的竹林里，仿佛看见僧尼在林间行走，诵经声随风飘散。想起贾平凹先生写商州的那句话：“地上的山水，人的肚腹，都有看不尽的玄机。”这蟠龙庵虽已不存，却以另一种形式活在茂腔戏文中，活在村民的记忆里。

我想，这世间万物，有形状的皆会损坏，但精神永远不灭。蟠龙庵虽然不存在了，但它化作了一个地名，一段戏文，一种声音，继续在这方水土生长、流传。
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在青岛西部的这个村庄里，数百年来，人们用茂腔演绎着悲欢离合，用勤劳演绎着蟠龙庵村的前世今生。

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唯有这声音，这情感，代代相传，不绝如缕。

庵已不存，庵亦永存。



■ 油画《如妆》  
孙小娥

## 食光印记

### 阳春面

晓 瑞

我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四年，所以上海于我而言是很亲切的，甚至口味里也有了上海的痕迹。但记忆中令人垂涎的味道并没有什么珍馐佳肴，而是那些简单到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最近又尝到了阳春面，感触良多。

南方人爱吃米饭，北方人爱吃面食，但是也不尽然，阳春面就是个例子，味道最纯正的就在上海和周边的一些地方，是上海风味特色小吃。

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，学校的食堂和外面的面馆里都有阳春面，那是当时上海最普通的一种家常面条。单看阳春面的名称，就有那么一点文化味，以至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竟不知所云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因为先前知道的面条绝大部分都是以做法命名的，像手擀面、拉面、刀削面、抻面等等，如果加了卤子，也是用卤子的内容命名，比如海鲜打卤面、雪菜肉丝面之类的，似乎只有这阳春面是唯一的例外。

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日子还是很清苦的，能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吃上一碗阳春面是一件最舒服不过的事情了。

阳春面是简单的面食，正因为简朴，也是最容易得到的温饱感受，因而也最难忘记，里面蕴含着岁月的滋味，更寓意很多美好的东西。

那热汤热面里飘逸的是一些岁月的印记，包括那些我自己经历过的青葱岁月，散发着淡淡的温暖和馨香。关于阳春面来历的说法有很多，我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说法，春天分为初春、早春和阳春，江南人春节吃糯米团子，端午节吃粽子，而在中间的阳春时节，稻子还在田中，吃些面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，这可能就是阳春面得名的原因吧。

阳春面吃上去就比较雅致，里外透着江南的文化意味，让人想起淡淡的旧日时光。

时间向前。如今的餐桌丰盈太多，而每想起阳春面的感觉依然是单纯而又丰富的，单纯的是那些岁月，丰富的是那些感受。

阳春面在今天如果遇到，更能吃出一份闲情和一种温暖。

时代再进步也不应该牺牲性和丢弃某些传统的东西，恰恰是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找回几乎散失的记忆和情感，就像阳春面。

时间向前。如今的餐桌丰盈太多，而每想起阳春面的感觉依然是单纯而又丰富的，单纯的是那些岁月，丰富的是那些感受。阳春面在今天如果遇到，更能吃出一份闲情和一种温暖。时代再进步也不应该牺牲性和丢弃某些传统的东西，恰恰是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找回几乎散失的记忆和情感，就像阳春面。

时间向前。如今的餐桌丰盈太多，而每想起阳春面的感觉依然是单纯而又丰富的，单纯的是那些岁月，丰富的是那些感受。阳春面在今天如果遇到，更能吃出一份闲情和一种温暖。时代再进步也不应该牺牲性和丢弃某些传统的东西，恰恰是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找回几乎散失的记忆和情感，就像阳春面。
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在青岛西部的这个村庄里，数百年来，人们用茂腔演绎着悲欢离合，用勤劳演绎着蟠龙庵村的前世今生。

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唯有这声音，这情感，代代相传，不绝如缕。

庵已不存，庵亦永存。

## 风物小雅

### 茶香袅袅(组章)

崔均鸣

题记：人在草木中，茶也。红、绿、青、黄、黑、白，包罗世间万般颜色和滋味。

你说，南方有嘉木。

我说，北方有相思。

我们的孩子说，嘉木风可摧，相思不可断。

#### 四、蒙顶黄芽

亚热带季风如期而至。

四川盆地里，无常的雨，调皮地落。

远远望去，蒙顶山上的茶树也便一株接一株地发了芽，连成了片。

古老的丝绸之路，曲曲折折，苔藓斑驳。

逶迤蛇行的马队把沉重的喘息深深地踩进了泥泞的路上。

这边是现代城郭，那边是原始生态。你操着汉语，他说着藏语。

彼此之间，人们面带微笑，用一杯接一杯汤色黄亮的茶水表达心中的善意。

然后，你还得孤独地前行。

作为一名过客，你是沉默的。

作为一名旅者，你是倔强的。

你沉浸在既定的角色里，专注而又深情。

#### 五、安化黑茶

被烈日暴晒，被风雨袭扰，被热气蒸煮，被巨石挤压。

上庙堂，下江湖。成熟的君子之风渐渐包装。

我是你的挚友，当然了解你的过往——得其时则驾的潇洒；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从容。

但是，你仍然坚定地行走在自己的征途上。

不缓不急，不悲不喜。

荣辱转圜，处变不惊。

淡淡的醇香源自于深厚的发酵。

沉静的个性缘起于长久的忍耐。

把所有的滋味一饮而尽后，与自己和解，也与整个世界和解了。

你知道：在没有逻辑演绎的时光里。有些故事，不需要太多人的懂。

#### 六、白毫银针

也许前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那些被霜雪追打的日子化作了骨子里的记忆。即使重生于温暖的季节，嫩弱的肩头也扛着冷冷的白。

在这个躁动的春天里亮出怯怯的清。

在这个纷乱的人世间溢出淡淡的甘。

野马驰骋如飞，光影奇妙玄幻。

得气在山水间，放怀于天地外。

#### 三、凤凰单丛

凤夙于飞，翙翙其羽，亦集爰止。

</div